

逐流光（真真番外）

「真真——」

我姐进来一把掀开我的被子。

「还不快起，也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。」

大把阳光透过百叶窗撒进来，刺得我眼睛有些痛。

我眯着眼睛瞧了瞧，一时间竟有些分不清梦境与现实。

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。

1

梦境支离破碎。

记忆最初的画面，是一幢古香古色的建筑。

大宅院里仆从穿梭。我小小的，被牵着手掌前行。路上遇到人总会被问候，他们称呼我为——「小姐。」

画面一转，是我被一个男人抱在膝头。

他蓄着长长的胡须，手捧一册书卷为我讲解上面的文字，然后引出论点让我作答。

末了他欣慰又遗憾地点点头。

「真真聪慧，年纪尚小便有如此不俗见识。若是生为男儿身，日后必能成国之栋梁。」

他将我放下，让我自己去外面玩。

兄长迎面走来，顺手捏住我的脸。

「小真真，父亲又教你策论之法了？」

我点点头，又生气地扑上去打他。

他单手摁住我的头，伸长手臂我就再也碰不到他。

然后他笑着闪开。

「快去吧，母亲还在等你。」

我母亲是世上最贤淑不过的主母夫人。

她正在绣一展屏风。

马蹄轻踏马鬃飞扬，却不是她前几日绣的那幅百花簇拥的踏春图。

「待这幅屏风先绣好，搁到你父亲的屋子里。好过他日日念叨着，只恨不能拖着自己那副文臣的老骨头上阵平乱。」

我娘只顾着埋头穿针引线，却还记得笑着对我说：「等我们真真长大，把这刺绣手法也学成学精，日后寻一个称心如意好儿郎。」

2

梦里出现了很惨烈很惨烈的景象。

无休止的尖叫，嘈杂的脚步，冲天的火光。

穿铁甲的人将府门重重围住，我娘留着泪催促我快从狭小的狗洞里钻出去。

「真真——」

「活下去，真真。」兄长眼里闪着泪光，对我殷切嘱托，「忘了我们。」

父亲背对着我，不发一言。

我一路逃亡，无饮无休脚步不停。

最后昏倒在一户农家门口。

再睁开眼的时候被一个粗野女人指着鼻子说教。

「你是老娘捡回来的，要想吃饱就得听老娘的话，知不知道？」

我打量了一圈这个昏暗狭小的屋子，点了点头。

吃是吃不饱的。

粥里全是水，饭里全是糠。菜是剩的馊的，馒头硬的能砸死人。

那女人对我动辄打骂，不论我怎样逆来顺受也止不住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语。

我最受不了的还是她那个留着涎水看我的傻儿子。

尤其是他搂着我作势要亲我的时候。

我像是跳了脚的老鼠，对他又踢又挠。

那女人赶过来护着她儿子，同时污言秽语骂我不知好歹。

「你就是给老娘儿子做童养媳的，怎么了？这不情那不愿的，等着老娘……」

我把她儿子打破了头，她改了主意，不让我做她童养媳了。

她要把我卖到暗娼馆里换钱。

那几个大汉来抓我的时候被我逃了。

没逃太远，可我饿得腿软，实在跑不动了。

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遇上的李子怡。

她正在挖野菜，看见穿得破破烂烂、蓬头垢面的我吓了一跳，以为我是哪里来的小叫花子。

「救我——」

「什么？」李子怡没听清。

「救我.....他们要.....抓我到妓院.....」

李子怡看了看身后追来的那几个气喘吁吁的大汉，抱起我就跑。

3

「我煮了方便面，你要不要吃？」

我姐咂巴了下筷子，端着碗面问我。

「姐？」

我有些恍惚。

梦里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姐看我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，过来探我额头，「不是睡傻了吧？」

「快起来快起来。」她说，「我们今天去庙里上香。」

「爸妈自己跑出去旅游，把你丢给我。」她喃喃，「让我也好好拜拜，除了求姻缘，也也替你求求学业。」

我「哦」了一声，又在床上瘫了一会才起。

梦里的世界光怪陆离，真真切切。

我趴在车窗旁边吹风。

「冷不冷啊你，窗户开那么大？」我姐从手底下调了车窗高度，「我这里面还开着暖风呢。」

我没发表反对意见，只是继续发呆。

领了香，进了佛堂。

佛钟作响，我的头也作响。

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。」

脑中没由来冒出这么一句。

嘶——

又是很多光影闪过。

所有人的愿望……都没有实现。

我突然胸闷，揪着领子险些喘不上气来。

自顾自抛跑开见到一位僧人。

现代的佛堂，游客一般是见不到僧人的。

可他就出现在我面前。

「大师.....」我捂着心口，「我不懂.....」

我有着在这个世界从小到大的完整记忆，却无端觉得梦中人就是
是我。

僧人俯身合掌，只言「舍得」二字。

他在这里等我，似乎只是为了用这两个字点化我。

4

「姐？」回家的路上我问她，「你信穿越吗？」

「穿越？」我姐摁着喇叭催前面的车快走，「穿越都被广电禁
了。」

「我跟你正经的，姐。」我说，「要是能穿越回古代，你会
做什么？」

「如果能回去？」我姐想了下说，「会想法子回来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我脑子不好使，去了大概活不过两集。」她说，「而且穿越剧的女主吧，挡箭挨刀肯定得有一个，虐身虐心肯定得占一个。什么谋杀，谋害，三角纠葛，皇子夺嫡。这得有几条命才能陪他们玩啊？」

「如果有你很喜欢很喜欢的人呢？」

「对谁的喜欢都不能超过对我爸妈的喜欢吧。」

「而且凭什么非得是我妥协，那个人如果真那么喜欢我，不会自己跟过来？」

「如果他放不下，凭什么要我放下。」

我姐滴滴地摁喇叭。

「小真真，你不会是看穿越小说看糊涂了吧。」

「你看他们描述得多风花雪月，是个人就衣冠楚楚风流倜傥，其实都是假的。不信你去搜搜历代皇帝画像，绝对打破你不切实际的幻想。」

「而且你想去的地方。」我姐神经兮兮地对我说，「连把软毛牙刷都找不到，很可怕的。」

5

我又做了一个梦。

梦里面的我是古代的杨真。

没有跳下湖，无病无灾长到十九岁的杨真。

我在梦里面看到了李子怡。

在她走的第十年，以一个全新的样貌出现。

不用说任何话，单看眼睛我就知道是她。

「阿姊——」

「天呐真真，你都长这么大啦。」李子怡也惊喜地望着我。

她环顾四周：「这酒肆居然也还开着。」

「阿姊——」

我站在原地没有动，生怕一呼吸这个梦就碎掉。

心里有许多许多话想问她，每个字都争先恐后堵在了喉咙。

「真真。」她大步走向前，「抱一个。」

一个沉沉的拥抱。

我好想她。

6

我拉着她坐下，跟她讲起这些年的事情。

尚书夫妇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教养。我也感恩，只是拒绝了尚书夫人挑了许久的好儿郎。

我还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那个人。

「哈，姐姐今年也还是寡狗。」李子怡笑了下，「不过新涨了工资，就当两件事抵消了吧。」

「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……自得其乐。爱情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。」

「要不要见见赵熠？」我问她。

「啊？」

她连连摆手：「不用不用，我待一会就走了，不用劳动任何人。」

她是近乡情怯。

谢怀玉若是在的话她怕是肯见的。但谢小侯爷去游历山川了，我这几年也不曾见到。

也许他下次回来会带着妻儿一起也说不定。

赵熠那个傻子是能见的，只是她不肯。

她也不知道宫里面有个痴儿被当宝贝似的供着。

我终于知道人们见面时为什么会用「过得好」这一类词替代许多话。

我只是同她喝了一壶酒。

临别的时候，拍着她的后背，摸到她的头发。

「阿姊，照顾好自己啊。」

「真真也是。」她用力回抱我，「如果能有机会的话——」

她也许能回来，也许再不会了。

「再见。」她朝我摆摆手。

「再见。」我立在原处朝她挥袖。

7

「你还不出来。」我回到酒肆坐到桌子上。

「她走了。」

赵熠从隔间走出来。

两个傻子。

「互相躲着有意思？」

我以为我和阿姊再见面会抱头痛哭，以为我们会细数这些年错过的光阴与故事。

却原来，也就是寒暄。

像是转个弯就能到的距离，却隔了长长的，比牛郎织女的鹊桥还要长的距离。

我昂头把一杯酒送进嘴里。

转头看见赵熠低着头，就对他说：「诶，你可不要哭啊。」

赵熠低着头笑了笑。

是我哭了。

我笑着饮酒，泪水却顺着眼角流下来。

狠心的女人。

赵熠说：「她不会再回来了。」

我知道。

8

我哭着从梦里醒过来，泪水洇湿了一大片枕头。

光着脚打开门，跑到姐姐屋里掀开被子跳上床搂着她。

她睡得迷迷糊糊，含糊不清地问我怎么了。

我不说话，只是搂着她的腰啜泣。

那些被遗忘的时光，那些被错过的时光。

我姐伸手把床头灯打开。

「怎么哭了？嗯？」她问我，「做噩梦了？」

「别怕别怕啊，姐姐不是在这呢。」她抬手擦我满脸的泪。

「真真不怕——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